

栎树花开又一秋

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 冯志军

谁能挡得住栎树花的盛情？往年栎树开花时，总有丝丝凉意陪着。空气中少了些夏的躁气，揉进了几许秋的温柔，有了些胖乎乎、软绵绵、凉飕飕的味道。阳光也不再显得那般刺眼了，刚巧昨晚下了场秋雨，穿过树隙落在背上的光点，竟还有些丝丝的温暖。

天上的云巧眉细眼，流来扭去说不完的话，像活儿不忙时闲聊的妇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。

也有调皮的，薄薄的，一丝丝的，似正串门儿的小媳妇们，叽叽喳喳，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。人们都喜欢这样的秋，不用听聒噪的蝉鸣，不用死守严防着太阳，不用狼狈地擦着脸上的汗水，没什么必须要做的，不用心浮气躁地挨着一天又一天……夏天真难，幸好，秋来了。

今年的秋与往年有些不同。

一个月前，白露将至，天气还姓“夏”。植物们也浸淫在夏的余威中，它们在前段时间耗尽了精气神，个个萎靡不振。抑或，是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池里的荷，满塘绿得不容置疑，花儿仗着叶的铺天盖地，开了一茬又一茬。摇曳多姿的莲蓬在风中轻颤，一抖就结出了莲子……它们，就是整个夏倾尽全力的韶华。没什么能和夏天中的荷花比，够不着水也没有擎举天地的绿伞。街上农民卖的瓜果比往年少了许多，还没开花就被晒没了，哪会有果子结出来呢？

从教三十年，这条种满栎树的大马路，是我每天必经的，但似乎这几年，我才慢慢知晓，原来这里开着栎树花。是我太矮小吗？每个匆忙的清晨，被裹挟在汹涌的车海中，用急促的步伐和时间赛跑，跑过一个一个路口，跑过一个一个行人，跑进纷繁热闹的校园中；是我的心神总不在当下么？两年或三年轮一次的教学小循环，让我常常在一年级孩子的稚嫩中徘徊。每年九十月，是孩子们迅速从幼儿蜕变成小学生的过程，什么都好奇，什么都要说，什么都需手把手教……若不是起始年级，暑假后的小朋友们，也要花大力气规整。孩子的信任、家长的期待、学校的期望、社会的给予，如盛夏的炙热……我哪顾得上秋意中的栎树花，哪看得见她们的婀娜，哪又闻得到来自自然的芳香……

一年级的中餐是忙碌的，我等着全班孩子盛完餐食，刚打了自己的一份，想开始狼吞虎咽，一个孩子拿着餐盘“扑”到了我身边——“哇，

大苹果。”他边喊着边把苹果挥到我跟前。

这在“重规则”的一年级中，无疑是个炸雷。我一下跳了起来，压低声音吼道：“能说话吗？”

这孩子是有名的“皮大王”，为了能在开学取得全班的“安定”，我可下了不少“功夫”。一看他故伎重演，真觉得自己“一败涂地”。

孩子愣了愣，撅了撅嘴，带着点委屈：“老师，我想把这个苹果给你，祝你天天快乐。”

是啊，忙到忘了“快乐”。孩子挑了中餐水果里最大的一个，只为了“祝我”快乐。这样的纯真和善意被我的直接和粗暴打断，不正如我对栎树花的忽视吗？

走在回家路上，心里闷闷地想着这事儿：瞧啊，再怎么恶劣的天气，栎树还是带头开了花。我是见过栎树开花的，每年的九月，她总如期而至，绿枝头上摇曳着金色的小碎花儿，有的纷纷扬扬投身到柏油马路上，有的在枝头，学孩子手中的小烟花，亮晶晶“砰”地开了一茬又一茬，先是灿烂的金黄，慢慢地，从枝尾蔓延出朵朵红色的火焰，把枝尖的金黄，衬得更加绚烂。很爱这样的时刻，仿佛是自然赋予的荣耀——是啊，节日佳期的接踵而来：教师节、中秋、国庆、重阳……欢欢喜喜地扑过来，扑进你的怀中，小小的，娇俏的，让人挠了这个和那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而我的心神，竟然被忙乱的“一年级”拘住了，它们束缚了我对秋的向往，对好日子的期盼，对每时每刻的安享；它们消弭了我的快乐、耐心、温柔和一次次打量新事物新人物的好奇；它们剥夺了那些“开在”日子里的努力和希望……

还是要看到栎树花啊，看到她们在不是秋天的秋中，冒着酷暑的摧残，义无反顾、竭尽全力地开出惊心动魄的金黄来，就像我那些小小的孩子，面对陌生的环境、突然拔高了要求的老师和家长，扒拉着餐盘中的食物，在学着自己打理着一切时，努力地还要向你展示纯真的、热切的、从未被污染过的笑脸。那笑脸，不正如这满树满树开在艰难中的栎树花吗？

多年的小学低段教学经验告诉我，一年级的孩子过了国庆节，会有一个华丽的转变。这届孩子也是如此。如今，10月将过，霜降已至，日子朝向深秋，孩子们愈发成熟，哪怕顽皮犯错，也带着一点儿小学生的正儿八经。栎树满身的灿烂，不知不觉中，开成了一层层淡淡的绿，在树叶深绿的衬托下，庄重、婀娜……无论栎树在何时，呈现出怎样的风采，我都应该学会欣赏，学会赞美，学会看到不一样的风采。

秋天，与树有约

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顾常平

那时，家还在金山的南麓。金山的西边有一处小山塘，被密密的松林环绕着。每天清晨我都爱到那林下去待一会儿，选一丫树枝压压腿；或选几棵松的空隙，打我“自创”的“顾式太极”。

家与那片松林也就几百米远。出了家门开始跑，跑到半山坡的那棵松树旁就开始走了。

远远看去，那棵松树极像一棵消息树，茕茕孑立，似乎每天在等我去和它打个招呼。它的旁边有好多棵低矮的杨梅树。这些杨梅树结出的杨梅都形小而核大。如采了拿到集市，肯定只能卖最低的价钱。但杨梅树的主人却很宝贝它，在路旁那棵最大的杨梅树身上挂上了硬纸板做的牌子，歪歪扭扭地写上：“偷摘杨梅者，罚款500元。”有时风急，吹得纸板乱晃，大有杀气腾腾之势。

那棵消息树连同那些高高矮矮的杨梅树，又一起处在一片竹林的边缘。我跑到这儿之后停下来，面对着竹林作一阵深深的吐纳。舒一下筋，活一下骨，想怎么甩手就怎么甩手，喜欢怎么扭身就怎么扭身。我转身向西，看到的是满山的松林；我扭身向东，看到的是满眼的翠竹。而那棵树，无意间竟成了松与竹的分界。在沙沙的竹叶声与啾啾而鸣的秋虫声中，我一边活动着身子，一边会在心里冒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《鹿柴》《鸟鸣涧》的诗句。

王维如果在这里，他大概会在竹林里放上一架琴，在风清月白的晚上独自抚琴自吟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爱写晚上的安寂，写清风明月还有鸟鸣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王维爱写这些，与我爱在大清早跑到这片林子小憩，大概都是因为生活的忙碌，还有那时不时冒出头来浓浓淡淡的功利之心使然。

每天晨跑路上总会遇到不少人。最常遇到的是一个老农。多数的日子里，他清早就会推着童车，和他的小孙子来散步。今天清晨我跑过山坡时，那位大伯已在旁边的番薯田里劳作。他边拔草，边念念有词，大概他一个人拔草，寂寞了。

在竹林边活动一小阵子，我还会再往上走，走到山塘边的松林里玩。那个水塘也叫多宝寺水库，每天会有好多人来此洗衣服。每天找到时，常来的几个老人早已活动得差不多了。今天就见一位老人低着身子在扯蜈蚣草，说是回去煎汤给女婿喝，说治胃病很灵。按着他们的指点，我在脚下的松树根也扯得一茎，正是名如其形：细细长长，长着无数的细根，可不正像百脚蜈蚣。

在松林里活动约半小时就回家了。家是从另一条路回的。那时太阳满山生辉。我还是一路太极，如游龙，如行蛇。那天路过一片橘林，见一熟悉的橘农正在锄地。橘林的篱笆上，挂着好多已风干了的老天萝。我与他打个招呼，说天萝好收了。不想他说，这有什么用，我早已不要了。在他的眼里，老天萝竟连什么东西也算不上。但在我，这却是宝贝，洗锅洗碗比铁丝球不知要好上多少倍。我就不客气了，摘了两条老天萝，边走边剥皮，到家时，皮都已剥好了。妻子见了也一脸的高兴，问我从哪得来的。我如实以告，觉得这两条天萝是我今晨最重要的收获。

那几年里，我每天与树有约，风雨无阻。我去时与树打个招呼，回时就径自回了，从不特意跑到那消息树边与它道声“goodbye”。那消息树也大度得很，从不生什么气，第二天还是一身轻松跟我相见，伴我打太极……

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，想和人分享，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，借由我们转手，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。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一点点也没关系，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

不论你桃李芬芳，还是初入教坛，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的故事，我们愿意倾听。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，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，只要你愿意展示，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：xiandaijinbao2@qq.com（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），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，以便我们联系。